周禮正義

周禮正義卷三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春官宗伯第三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爲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

疏春官宗伯第三者阮元云第三唐石經作第五非　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者宗伯於六官爲第三於四時當春故象之而稱春官云宗尊也者大宗伯注同說文宀部云宗尊祖廟也白虎通義宗族篇云宗者尊也書周官僞孔傳訓宗伯爲宗廟官長與鄭義異亦通云伯長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春者出生萬物者獨斷云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云天子立宗伯使

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爲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者郊特牲說祭社云所以報本反始也又祭義云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鄭注云反始也報天之屬也是郊社以下諸祭祀悉爲報本反始之事故法春生萬物之義以名官也云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者謂地夏秋冬四官並以司爲名是取典主之義春官掌鬼神示之事以人所尊敬不可以人主之故獨變其名不言司而言宗也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

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夷作秩宗宗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春秋納于大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人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 疏 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者大宰六典二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是也 注云禮謂曲禮五者賈疏云案禮序云禮者體也履也一字兩訓蓋有以得統之於心名爲體周禮是也踐而行之名曰履儀禮是也既名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云

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若然則儀禮爲曲禮今此鄭云禮爲曲禮五者對文則儀禮是曲禮周禮是經禮散文此周禮亦名曲禮案賈說非鄭恉鄭釋邦禮爲曲禮者正謂今禮經宗伯特掌之耳非謂宗伯掌此周禮鄭儀禮目錄每篇並云於五禮屬某禮卽所謂曲禮五也若周禮則古經六篇不當云五矣然鄭以周禮對儀禮爲經曲其說亦不塙詳天官目錄疏云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者據大宗伯職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總三十有六也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者據經云掌邦禮引書堯典者阮元云釋文出女秩二字則此注本云女秩宗也詒讓案鄭所引書僞孔本入舜典又女作秩宗女作

故並非其舊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天事地事人事之禮秩宗主次秩尊卑賈疏云案彼虞書云脩五禮下又云典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脩五禮與下五玉連文五玉是諸侯所執玉則五禮非吉凶賓軍嘉之五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以禮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若然云三禮不言五禮則三禮中含有五禮矣今案曲禮孔疏云鄭注大宗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今注無此文疑孔誤以禮論之文爲鄭注也云宗官又主鬼神者即本職掌吉禮是也引國語者楚語文賈疏云是楚昭王問於觀射父觀射父對此辭云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者賈疏云孔服注以爲聖人大德之後生謂蕃盛犧謂純毛色牲爲牛

羊豕玉帛孔服皆以爲禮神玉帛謂若宗伯云蒼璧黃琮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案韋注並與賈引孔服義同云采服之宜者宜案本作儀賈疏引服氏云祭祀之所服色謂若司服袞冕以下是也云彝器之量次主之度者賈疏引服云量數也祭祀之器皆當其數次廟主之尊卑先後遠近之度云屏攝之位者賈疏云服氏云屏猶并也謂攝主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邵引曾子問云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又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是其攝主并之事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衞陳鄭火時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彼鄭司農云束茅以爲屏蔽祀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此屏攝義與國語異案韋

注引周氏說屏攝與賈引服說同又云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
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韋義與左傳先
鄭注義略同較服爲長云壇場之所者賈疏引孔云去廟爲祧
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又云場祭道神曾子問道而出是也案韋
注云除地曰場義較孔爲長云上下之神祇者韋本無祇字賈
疏引孔氏云上謂凡在天之神天及日月星下謂凡在地之神
謂地山林川谷丘陵也云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者
賈疏引孔氏云旣非先聖之後又非名姓之後但氏姓所出之
後子孫而心常能循舊典者則爲大宗大宗者於周爲宗伯案
韋本作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云所自出也與賈引孔說異
漢書郊祀志亦約此文顏注釋氏姓所出云謂神本所出及見

所當為主者也此記得之孔以為大宗所出之氏姓非其義也宗即禮官之通稱詳前又云夏父弗忌爲宗宗即宗伯也書顧命云大宗麻冕彤裳又云上宗奉同瑁孔疏引鄭書注以爲上宗猶大宗即大宗伯是也曾子問祭統亦並有大宗冊書皆參篇又謂之太宗義並同云春秋禘于大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人者釋文躋作隮云本又作躋案說文足部云躋登也無隮字文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三家經並作躋左傳云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杜注云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先鄭此引宗伯作宗人孔繼汾謂涉下文而誤今攷後鄭殿器注引亦同疑所見本與杜異也此經有都

宗人家宗人則宗人為卑者之稱然經典多通稱宗伯為宗人雜記云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孔疏謂即大小宗伯書顧命云授宗人同孔疏亦以為小宗伯是宗伯宗人可互稱故先鄭引以為證國語魯語載夏父弗忌自云我為宗伯是宗為宗伯之官諸侯三卿五大夫無大小宗伯蓋雖立此官爵則卑也云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者亦左哀二十四年傳文彼云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杜注云宗人禮官也亦引證宗人典禮之事又引禮特牲者賈疏云此特牲饋食禮食宿賓之明夕視濯主人與眾兄弟及賓入即堂下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注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引此者亦證宗人主禮也詒讓案士冠

禮亦云宗人告事畢鄭注云宗人有司主禮者先鄭不引彼文者欲見宗人主祭祀之事故別引特牲爲證云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者據上引書禮及春秋內外傳諸文知自唐虞至周並以宗官典禮及祭祀也曲禮天子六大其二曰大宗鄭注以爲殷制云漢之大常是也者賈疏述注作則漢時大常是也疑誤國語楚語韋注云秩宗之官於周爲宗伯漢爲太常說與先鄭同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大常顏注引應劭云常典也掌典三禮也是漢大常亦典禮及祭祀故以況周之宗伯漢書王莽傳莽改大常曰秩宗義亦同也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

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
人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疏大宗
伯卿一人者禮官之正也書顧命成王召六卿爲孔傳謂彤伯
爲宗伯詩淇奧孔疏引鄭書注又謂芮伯爲宗伯卽此大宗伯
卿也云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者禮官之貳也周書嘗麥篇又謂
之少宗又王會篇有獮宗蓋亦卽此官也云肆師下大夫四人
者禮官之次也　注云肆猶陳也者掌戮注同說文長部云𨽸
極陳也肆卽𨽸之隸變云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
粢盛者賈疏云案小宗伯云掌建邦之神位肆師云立大祀用
玉帛牲牷之等故知佐宗伯列陳祭祀之位也知亦陳牲器粢
盛者案其職云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又云祭之日

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是其陳牲器粢盛之事者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

疏鬱人者鬱正字作鬱說文林部云鬱木叢生者與鬱義別經典皆叚鬱爲鬱鬯賈疏云鬱人爲首者祭祀宗廟先灌灌用鬱鬯其職云掌祼器故爲先陳也云府二人史一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　注云鬱鬱金香草者說特牲孔疏引馬氏說鬱草名以鬱金香草合爲鬯也說文鬯部云鬱芳艸也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水經溫水注引應劭地理風俗記云周禮鬱人和鬱鬯鬱芳艸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說今鬱金香是也一曰鬱人所貢因氏郡矣許謂芳草應

謂鬱金香苗與此注義同其百草之華鬱人所貢別爲一說王燭寶典云萬震南州異物志云鬱金香唯罽賓國人種之色正黃而細後漢朱穆南陽宛人鬱金賦乃云歲朱明之首月步南園以迴眺覽草木之紛葩美斯化之英妙韋曜雲陽賦云草則鬱金勺藥然則南方自有此草非必罽賓案據杜說則古中原自有鬱艸故以和酒而今無之猶古以薑桂爲常食今北方絕無桂也今藥中別有鬱金根無香出蜀中與香草鬱金華異古鬱鬯用葉不用根華互詳本職疏云宜以和鬯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所謂鬱和鬯也賈疏云鬯人所掌者是秬米爲酒不和鬱者若祭宗廟及禘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金香煮之以和鬯酒則謂

之鬱鬯也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秠二米

疏鬯人者掌其秬鬯與鬱人職掌相成故次其後 注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者本職注云秬鬯不和鬱者也詩大雅江漢篇秬鬯一卣鄭箋云秬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易震卦辭不喪匕鬯李氏集解引鄭易注云鬯秬酒芬芳條鬯因名焉白虎通義攷黜篇說秬鬯云芬香條鬯以通神靈案條暢即條鬯鬯暢字通說文鬯部云鬯以𩰪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攸服亦當作條暢說苑脩文篇云鬯者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所謂條暢於上下也云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者說文鬯

部云䆬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重文秬䆬或从禾又禾部云稃
稃也稃穭也秠一稃二米案䆬經典皆作秬賈疏云案爾雅云
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此爾雅上文云秬黑黍是一米之秬直以
秬爲名下文云秠一稃二米亦是黑黍但無黑黍之名但二米
之秬貴此鬯酒用二米者故鄭云秬如黑黍此據爾雅下文二
米之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若然爾雅云秠一稃二米不言黑
黍者爾雅主爲釋詩案生民詩云維秬維秠爾雅云秬黑黍卽
是維秬者云秠一稃二米卽是維秠者也若然爾雅皮詩云秠
者卽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是以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
秬如黑黍一稃二米案爾雅秠一稃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荅
云秠卽其皮稃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鄭云重言

者秠既是皮復云稃亦皮是重言也恐人不知稃是皮故重言稃秠是一還是秬故云更無異稱也詩大雅生民孔疏云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為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稃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中廟之祭唯祼為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為酒爾雅云秬一稃二米鬯人注云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荅張逸云秠即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為秠也程瑤田云賈所疏

及引鄭志問荅之意未見分曉檢生民疏乃知孔所見舊人注
作秠如黑黍一秠二米以秠字易爾雅之稃字也據此則是秠
原包一稃二米者而秠即秠之皮耳但一稃二米不能不異其
名故義取諸皮之之含米者異而名之爲秠也然鄭釋舊用一稃
二米者若但云釀秠爲酒則其義不顯故必須見秠字而又解
之云如黑黍一秠二米者言如一米之秠而一秠二米也是爾
雅釋詩之意欲見秠爲稃故以稃解秠既上承秠字可不復更
見秠字鄭意欲見秠亦秠既直見秠字而秠稃皆皮則不妨易
稃爲秠也此屬文之法孔氏得其義矣案孔程遞注義是也鄭
注本作一秠二米故張逸以發問詩江漢孔疏引孫毓毛詩異
同評亦云舊是酒名以黑黍一秠二米者作之正本鄭此注爲

說今本此注並作一秠陸音孚賈述注及引鄭志亦作秠並誤
黑黍即黑稷齊民要術引廣志云穄有赤白黑青黃凡五種是
也秠爲其別種故爾雅釋艸郭注云此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
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爾雅釋文引或云今關
黍米白穀黑蓋以黍爲高粱非也古九穀之黍即今之穄詳大
宰疏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疏雞人者賈疏云案雞人職云
共雞牲大祭祀夜呼旦雞又屬木在春故列職於此也詒讓案
此亦以五行義類屬春官也庖人注云雞屬宗伯木也月令注
云雞木畜孔疏引洪範五行傳云貌之不恭則有雞禍注云雞
畜之有冠翼者屬貌賈子胎教篇云雞東方之牲也風俗通並

祀典篇引靑史子書說同並賈說所本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 疏 司尊彝者此官與司几筵天府典瑞四職並掌五禮器物之官故亦屬宗伯司尊彝亦謂之犧人故國語周語云犧人薦醴韋注云犧人司尊也彼指此官云府四人史二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二人史四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 注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者說文糸部云彝宗廟常器也从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寶也彑聲此與爵相似周禮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蜼彝斝彝以待祼將之禮又酋部云尊酒器也周禮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重文尊尊或从寸案六彝盛鬱鬯六尊盛五齊罍

尊盛三酒尊與彝對文則異散文亦通故禮器云黃目鬱氣之上尊也明堂位亦以雞彝斝黃目爲灌尊又曰鬱尊爾雅釋器云彝卣罍器也郭注云皆盛酒尊彝其總名是也云彝法也者爾雅釋詁云彝法常也是彝法同義云言爲尊之法正者正各本並作也賈疏云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爲法故名此鬱鬯曰彝也是以鄭云言爲尊之法也嘉靖本注正疑誤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疏】司几筵者說文几部云几踞几也釋名釋牀帳云几庪也所以庪物也云府二人史一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天官敍官疏　注云筵

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者鋪陳釋文作鋪之疑涉下藉之而誤燕禮賈疏引此注亦作鋪陳說文竹部云筵竹席也又巾部云席藉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繡純飾釋名釋牀帳云筵衍也舒而平之衍衍然也席釋也可卷可釋也祭統云鋪筵設同几是鋪陳曰筵藉之謂人所坐履則曰席賈疏云設筵之法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爲席故其職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宮筵於奧是也是先設者爲鋪陳曰筵藉之曰席也云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者凡對文則筵長席短筵鋪陳於下席在上爲人所坐藉散文則筵亦爲席故本職云掌五席賓兼筵言之士冠禮蒲筵注云筵席也蒲席亦有鋪陳之義鄉飲酒禮注云席敷陳也是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府物所藏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疏注云府物所藏者說文广部云府文書藏也賈疏云府聚也凡物在聚皆曰府官人所聚曰官府在人身中飲食所聚謂之六府詩云叔在藪火烈具舉注藪澤禽之府也大府玉府外內府泉府皆是藏財貨鄭云藏財貨曰府亦是物所藏也案賈引鄭義論語先進篇注文互詳天官敘官疏云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者謂天府所藏在大祖廟故特尊其名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王者天太祖儀禮經傳通解續引鄭洪範五行傳注云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數令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也義與此注同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十人瑞節信也典瑞

若今符璽郎疏典瑞者此官掌玉瑞玉器之藏與天府職掌相
備故次其後　注云瑞節信也者本職注云瑞符信也說文玉
部云瑞以玉爲信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何謂五瑞謂珪璧琮
璜璋也左文十二年傳秦西乞術來聘辭玉云不腆先君之敝
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杜注云節信也云典瑞若今符
璽郎者舉漢官爲況續漢書百官志云尚符璽郎中四人在中
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命謂王遷秩羣
臣之書疏典命者此官掌祿命之事故亦屬宗伯　注云命謂
王遷秩羣臣之書者賈疏云凡言命者皆得簡策之命秩次也
命出於王故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書即簡策是也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疏】司服者冠服與禮命相將故司服亦屬宗伯賈疏云案其職云掌王之吉凶衣服公羊傳云命者何加我服也再命已上得命卽得服故司服列職於典命之下也云府二人史一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典祀者此與守祧皆掌兆廟之官故亦屬宗伯先典祀者以其掌外祭祀有二郊五帝之兆尊於宗廟故也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遠廟曰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奄如今之宦者女祧女奴有才知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奚女奴也【疏】守祧者此掌內祭祀宗廟之官故次典祀

金鶚云對文則祧與廟別散文則祧與廟通稱禮不腆先君之祧左氏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元年傳其敢愛豐氏之祧祧即廟也守祧職兼廟祧而官以祧名是廟祧通稱爲祧也天子有二祧而通稱七廟亦猶是也案金說是也祭法孔疏引襄九年左傳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然則祧之名通於四親廟矣云奄八人者賈疏云以其與女祧及奚婦人同處故須奄人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案賈本張融評聖證論說詳後云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者沈彤云女祧每廟二人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則十六人每廟奚四人則三十二人 注云遠廟曰祧者別於四親廟爲近廟也說文示部新附云祧遷廟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禮祭法云天子有祧遠廟曰

祧將祧而去之故曰祧鄭祭法注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許宗彥云遠廟者遠於廟自正廟而遷之於祧謂之遷故祧曰遷廟去祧而壇則無廟矣故謂之毀壇墠鬼皆毀廟云周爲文王武王廟者鄭以二祧爲即文武世室也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云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漢書韋玄成傳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王制孔疏引石渠論白虎通並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引盧植云二祧謂文武案此皆鄭義所本公羊成六年何注說同賈疏謂鄭以二祧爲祭法之祧宗今攷祖宗之祭固是祭文武然鄭祭法注云

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則鄭雖以二祧爲文武廟實不以祖宗爲二祧之祭明矣但鄭以周二祧專爲文武廟其說亦非也文武世室不遷不毀與二祧迭毀不同周七廟二祧爲遷廟當從王肅說謂王之高祖之父及祖以次遞遷非不遷不毀之廟也通典吉禮載王肅非鄭云祭法云遠廟曰祧親盡之上猶存二廟也文武百代不遷者祭法不得云去祧爲壇又引馬昭非王云肅言文武不得稱遠廟不得爲二祧者凡別遠近以親爲限親內爲近親外爲遠文武適在親外當毀故言遠廟自非文武親外無不毀者又引孔晁申王云夫無功德則以親遠近爲名文武以尊重爲祖宗廟何取遠近故后稷雖極遠以爲太祖不爲遠也許宗彥云韋玄成鄭康成等皆以文武爲不遷之

廟既以文武爲不遷廟而周制止五廟不得不以二祧當之祧者遷廟乃以爲不遷之廟名實乖矣若依鄭義是周制本止五廟因文武不遷始有二祧是周人尊事文武之創典且爲周七廟之制所由來經傳不容無一語及此也且謂文武不遷者詔文王受命武王始有天下宜加尊禮異於常制今二祧旨嘗乃止其禮既簡祧有廟而無寢其制亦殺況鄭謂二祧者遷主所藏之廟文武以親盡而爲祧凡先王亦親盡而祧其主亦藏於祧廟是文武仍與凡先王等豈爲尊禮哉又鄭解祧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使文武長居二祧凡祧主皆藏祧廟則何超上之有祭法去祧爲壇南史臧燾曰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又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

之祖也所駁甚確金鶚云成王之時文武在世親廟中安得以爲二祧乎文武居二祧必在共王之世去周公制禮時甚遠何可以解周官乎明堂位有文武世室之說其制在懿王孝王之時周于是有九廟然則文武爲二祧不過在穆王共王之時未幾而爲世室矣何得謂文武常爲二祧乎案許金二說申王義是也明堂位以魯公之廟放文世室武公之廟放武世室明矣魯伯禽及武公特立廟放周文武廟則文武於二祧之外別立廟明矣且姜嫄爲先妣尙特立閟宮之廟文武受命勳業其特立廟不亦宜乎要之七廟之制定於周初文武去祧則在懿孝以後無論制立廟與否皆不可以淆七廟之初制則固較然無疑耳云遷主藏焉者本職注亦云遷主所藏曰祧鄭祭法注云

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賈疏云以其遠考以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以上父祖不可入下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但文武既爲二祧后稷爲大祖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大祖也案鄭賈說亦非也凡遷主當從韋玄成許愼說並藏大祖廟不藏二祧無天子諸侯之異聘禮之祧卽廟之通稱非謂諸侯遷主藏大祖廟遂名大祖廟爲祧也金鶚云祧遷廟也大祖百世不遷豈可以遷主所藏遂名爲祧乎其說是矣詳本職疏云奄如今之宦者者天官序官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義與此同云

祧女奴有才智者者賈疏云亦若天官女酒女漿女祝女史之類皆女奴有才智者爲之無才智者卽入奚類也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者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曰鬼王制疏云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

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

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

昭雜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宗祖

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

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

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

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

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

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

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

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

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

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一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二云七
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
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二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
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斥言
玄說為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
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
異也王肅二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
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二云下
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二云先儒以為
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
二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二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

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詒讓案禮緯及孝經緯說唐虞夏殷本制皆始祖廟一與四親
廟爲五周以文武不毀爲二祧故七廟鄭從其說王肅則謂周
本七廟內含二祧文武別立廟在七廟之外二說不同王是也
漢書韋玄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云禮記王制及春
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
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
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
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

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案劉歆謂天子七廟是正法宗不在數中郎王肅所本通典吉禮載唐岑文本議謂孔安國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爲然金鶚亦申王難鄭云王制祭法禮器曾子問穀梁僖十五年傳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戴禮三本篇亦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此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百王不易之制也若天子諸侯皆親廟四何尊卑之無別乎王制孔疏謂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雖有其人不得過五以此爲等殺然凡禮之等殺必有一定之制何

獨於廟制而不然設使天子無人可宗竟無異於諸侯乎且朗有其人亦必待親盡祧然後立廟以宗之則四世之中廟制皆與諸侯無別矣聖人制禮而顧若是乎王制祭法諸書明言七廟此經文之確然可據者惟喪服小記有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盡天子三昭三穆其二昭二穆爲四廟一昭一穆爲二祧祧不得爲廟則正四廟而已二祧不尊不親故略而不言非謂天子無七廟也周官爲周公所作在成王時則自武王至大王爲四親廟諸盩亞圉爲二祧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皆先王也亞圉諸盩皆先公也故守祧有先王先公之說雅頌之作亦在成王之時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也天保篇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中庸亦言周公上祀先公以天子

之禮夫論祠烝嘗時祭也時祭及先公則廟不止於四矣中庸言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天作序言祀先王先公亦謂時祭犆祀若禘祫則先公與先王並列自必祀以天子之禮天作序亦不必別言之但言祫祭宗廟可矣又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此亦謂時祭犆祀先公之尸服鷩冕故祭者亦服鷩冕不以卑臨尊也若禘祫之祭先王先公同在一處祭者只應服袞冕何得殊服乎由此觀之成王之時先王已有四廟又有先公之廟非七廟而何天作孔疏謂周初只五廟先公爲后稷則諸書所言先公皆后稷矣不知后稷爲周大祖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得稱先王國語云我先王后稷是稷稱王也其尸必服袞冕祭者豈得以鷩冕享之乎思文頌后稷則祭后稷之廟

當歌思文不歌天作也若天作所祭有后稷后稷爲周始祖其
功甚大何無一言及之乎大祖尊於羣廟未有不祀以天子之
禮者何必特言之乎則先公非后稷明矣許宗彥云周禮五廟
二祧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
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
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
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
宗廟之大法也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祧爲遷廟必
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爲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其遞稱忘其殊
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胥失之矣案鄭及馬昭張融孔穎達等
之說金許兩家難之詳矣馬昭引禮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以

明七廟七尸文武亦與祭若文武不在七數則不同祭爲非禮不知此乃懿孝以前禘祫之禮其時文武未去祧故止六尸若孝王以後二世室已立則旅酬當有八尸矣又此官奄八人以七廟通姜嫄廟爲八廟廟一人金鶚以爲此在周公制禮時已有七廟之明證是也張融乃疑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此亦不悟文武去祧在懿孝以後此經作於成王初文武尙有親廟又何疑於奄八人之不足配哉又天子宗廟在雉門內路門外及廟制異同詳小宗伯及本職疏其祧之所在經注無文焦循云廟制同於路寢每堂東西九雉得四十五步七乘之得三百十五步饎爨在西堂下則堂下至壁有餘地也士冠禮適東壁注云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是闈門在壁而闈門之外

必有巷道以居兩廟之夾中也然則此四十五步外又加以堂
下餘地及牆之厚巷之廣每廟至少約得十步共七十步並之
已三百八九十步治朝之左僅廣四夫得四百步去七廟之三
百八九十步此外宿衛官舍盡涂豈十餘步所可受者考隸僕
職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
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若祧與
五廟並列何祧獨無寢何以成制則二祧與五廟必非一地也
惟祧與廟不一地故廟有寢祧無寢五廟共廣三百步於朝左
爲可信案焦謂祧當與廟別立壇不可易今依王義說之蓋路
門外惟有五廟其祧與文武世室姜嫄廟皆當別立但無正文
未能定其所在要皆在宮內而不與五廟並列則固無疑也云

奚女奴也者謂女奴之少才智者詳天官敘疏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人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疏世婦者此官與內外宗並婦官以禮事佐后者故亦屬宗伯而次守祧之後互詳天官敘官疏云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者賈疏云王后有六宮每宮卿二人則十二人也案王之六卿皆六命十二小卿皆四命此六宮十二卿不言命數亦可當小宰小司徒等十二小卿同用四命中大夫爲之以其同十二人故也沈彤云婦官而以卿大夫士名之何也白虎通云卿之言章夫之言扶士之言事婦人有是德則亦以是爵爵之也下大夫每宮

四人凡二十四人中士八人凡四十八人詒讓案經凡言卿者
並六命卿無言小卿者賈謂此官卿是中大夫之小卿蓋臆揣
昏義二十七世婦當二十七大夫爲說但此官備卿大夫士三
等自與彼不同賈說與經例不合非也此四婦宮卿以下並以
婦人爲之與天官世婦職掌略同王與之魏校柯尚遷方苞孫
志祖並謂彼世婦爲內命婦此世婦爲外命婦其說甚塙蓋天
官世婦爲內命婦故與九嬪女御爲次而屬大宰以大宰兼掌
宮政也此世婦爲外命婦故與內外宗並列而屬宗伯以宗伯
掌禮事也外命婦爵尊者比於卿而終不得稱嬪故與大夫士
同蒙世婦之稱矣本職云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明
其非內命婦蓋世婦自有內外命婦之別經亦分列兩職其異

同分合自有精意而說者不悟強爲推測鄭以此官爲士人賈
馬又以爲奄人其說皆不可通互詳天官敍官疏云女府二人
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者沈彤云六宮女府女史凡十二人奚
九十六人　注云世婦后宮官也者據經云每宮卿二人鄭意
此與二十七世婦異乃后宮之官以士人爲之也云王后六宮
者詳內宰疏云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人者丁
晏云漢書百官公卿表將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
用中人或用士人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
爲皇后官名又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又中長秋私府
永巷倉廄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宦官皆屬焉長信詹事掌皇太
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

置也賈疏云此主婦人則卿大夫士並奄人爲之若然天官云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鄭云奄稱士異其賢似卿大夫不用奄人
者案彼天官之內職內有婦人者皆用奄人獨此宮卿大夫士
與下女府女史奚同居不用奄非其官但此經不言奄故鄭亦
不言奄其實是奄可知是以賈馬皆云奄卿也然鄭云漢始大
長秋亦見周時用奄之義也但天官惟有小臣是上士用奄人
鄭即云奄稱士異其賢也若然小臣上士言奄此不言奄者但
上天官共婦人同職皆已言奄於此略而不言耳孔廣森云賈
馬舊說世婦爲奄卿故鄭君辨之言漢初皇后宮官猶用士人
則周宮卿是士人非奄可知疏乃以爲見周時用奄之義適與
注反矣後漢宦者傳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

上士以參其選中興之初宦官悉用奄人不復雜調它士然鄭
引漢法以說此經則非也宦以婦名不但施諸士人不可即施
諸奄人亦不可愚謂此等必諸臣之妻老而有德者選令治宮
廟之內禮卿之妻即命爲宮卿大夫之妻爲宮大夫士之妻爲
宮士下𥡴曰唯世婦命於奠繭其它則皆從男子正謂此世婦
也后妃獻繭於太廟時命世婦與君因祭而命卿大夫者同禮
下文女府女奚冠以女字而卿大夫之等不言者正因兼稱世
婦其必非男子無疑耳沈夢蘭云此閽人所謂命婦亦云卿大
大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鄭注謂如漢之大長秋是以男
子官世婦矣或疑奄人爲之亦非周官奄人至上士止也案孔
沈說是也其謂從夫之爵說本王與之孫志祖說亦同但此經

六宫之正及六鄉大夫男卿此有十二人未必其妻盡爲宮卿
如十二卿之中有無妻或有妻而老病不任宮事者又將闕其
數乎竊意此當兼有致仕諸卿之妻亦有非卿妻而以賢加命
取備其數者固不容泥也云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者亦對
奚爲女奴少才知者也與前女祝義同又此女史爲府史之屬
與天官女史爲內官異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
於大夫及士者凡無常數之言
疏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
內宗者别於後外宗爲不同姓之女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
內宗也注云內宗五屬之女也與此注小異服問孔疏引熊氏
云內宗有二案周禮云內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

雜記云內宗者是君之五屬之內女是二也詒讓案此經內宗
止取有爵者不論有服無服故鄭以同姓之女廣言之雜記內
宗亦當與此同彼注謂此五屬之女熊氏遂謂內宗有二非也
穆天子傳說葬盛姬事云女主部位王臣姬姓之女倍之郭注
云疑同姓之女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
後疏又春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
婦覿用幣左傳杜注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穀梁范注義同杜
范二家蓋謂同姓大夫之婦稱宗婦與宗女異稱故鄭此注專
以同姓之女為說詩小雅常棣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
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蓋亦以內宗內無宗婦故二者並舉竊謂
以服問注義覈之外宗得關外親之婦則內宗不當專屬同姓

之女祭統說諸侯祭禮云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諸侯之祭宗婦得從夫人則天子之祭宗婦亦宜得從后矣左桓六年傳子同生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杜注云蓋同宗之婦彼宗婦從夫人與內宗職王后有事則從之文相應則宗婦卽內宗也又襄三年傳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孔疏謂諸姜同姓之女宗婦同姓之婦彼使婦人越竟送葬雖不合禮然與內宗職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之文亦可相比例然則內宗兼同宗之女婦言之經止云內女者言婦不可以晐女言女則可以晐婦肆師職以內外命婦爲內外命女卽其例矣又案特牲饋食禮主婦亞獻尸則宗婦贊設籩主婦致爵於主人則宗婦贊豆主人致爵於主婦則宗婦薦豆祭畢則宗婦徹祝豆籩徹主婦

薦俎此與內宗職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事略相類蓋天子官備故祭禮贊后者有九嬪世婦女御內外宗等衆官士禮略則祭禮贊主婦者唯有宗婦而兩相比例亦可知內宗內之必有宗婦矣至此內宗與祭統春秋經傳之宗婦並謂君同宗之女婦與內則宗子宗婦別公羊莊二十四年何注以大夫宗婦爲大夫爲宗子者之妻非也云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者賈疏云但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今言內女有爵明嫁與卿大夫及士周之法爵亦及士故兼言士也案周爵下及士詳大宰疏云凡無常數之言者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凡數之總名是凡者舉其最目無一定之常數故經亦不言數後凡以神士者無數與此義同此不云無數者文不具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疏凡

外女之有爵者者賈疏云有爵亦是嫁與大夫及士言凡亦足無常數之言也案賈說是也通典凶禮引王肅云外宗外女之嫁於卿大夫者也王盡宗不及士妻非鄭義也　注云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者喪大記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注云外宗姑姊妹之女與此注同孔疏云姑姊妹必嫁于外族其女是異姓所生故稱外宗案周禮外宗外女之有爵者若其有爵則爲外命婦此別云外宗容無爵者又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云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又服問云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孔疏引熊氏云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

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爲諸侯服斬爲夫人服期是二也此文外宗是諸侯外宗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是三也陳立云宗卽宗族之宗外此者皆不得與宗之名故知內宗包有同姓外宗專指有服者言如姊妹之子爲甥姑之子爲外昆弟女子之子爲外孫皆在緦麻女子在室應與子同此者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明皆不得以本服服之也而內宗何知不專指五屬內者以大夫士之制無服族人有爲宗子齊衰三月之制諸侯以上尊宗明五屬內外皆不得服本服也旣曰君夫人則皆指有爵者可知蓋無爵則入庶人爲國君章且

周禮內外宗皆與王后祭事更非無爵者所能矣何知外宗無從母及舅之女者古者諸侯不內娶大夫不外娶故宋殺大夫春秋譏其三世內娶逆婦姜于齊譏其略知舅與從母皆在他邦其女不得嫁于本國之大夫案陳說是也但此外宗當兼有外親之婦於服制外親緦麻婦則無服而得爲外宗者諸侯以上奪宗五屬內外皆不得服其本服是外親之女已不得以服通則外親之婦亦不必據本服之有無爲斷要之內外宗並女婦兩有則賈據服問注補此注之義矣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冢封土爲丘壟象冢而爲之 疏 冢人者以下三官並掌冢墓喪葬之事於五禮屬凶禮故亦屬宗伯士喪禮云筮宅

冢人營之又記云冢人物土注云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即此官也　注云冢封土爲丘壠象冢而爲之者說文勹部云冢高墳也又土部云壠丘壠也方言云冢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壠自關而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塿大者謂之丘爾雅釋山云山頂冢釋名釋喪制云冢腫也象山頂之高腫起也曲禮注云壠冢也案冢本義爲山頂山頂必高起凡丘墓封土高起爲壠與山頂相似故亦通謂之冢也賈疏云案其職云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此直云丘不言封亦有封可知案禮記云適墓不登壠是聚土亦爲壠故兼云壠也又禮記云古者墓而不墳又有墳稱秦漢已下天子之丘亦謂之陵也案爾雅山頂曰冢故云象冢而爲之也若然云丘陵亦是象丘

陵爲之也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

疏墓大夫者亦謂之司墓左昭十二年傳云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杜注云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孔疏謂即此墓大夫是也　注云墓冢塋之地者說文土部云墓丘也塋墓地檀弓云古者墓而不墳注云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又曲禮注云墓塋域方言云凡葬而無墳謂之墓案據鄭說則兆域內平地謂之墓於墓中封土爲壟則謂之冢二名迥別渾言之則冢墓亦得通稱故廣雅釋丘云墓冢也賈疏云不云冢云墓者禮記云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云墓墓即葬地云孝子所思慕之處者墓慕聲類同釋名釋喪

制云墓慕也孝子思慕之處也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職主也〔疏〕職喪者周書大聚篇云立職喪以卹死即此官也　注云職主也者亨人注同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司樂樂官之長〔疏〕大司樂者說文木部云樂五聲八音總名此官至司干二十職並掌樂事之官賈疏云大司樂掌國子六樂六舞等在此者以其宗伯主禮禮樂相將是故列職於此但樂師教國子小舞與大司樂職別而同府史亦謂別職同官者也詒讓案大司樂樂師又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亦通謂之樂正鄉飲酒禮注云正長也王

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詩書禮樂以教士將出學大胥小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又文王世子云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又云小樂正學干注以爲樂師大射儀亦有小樂正彼注義同凡諸樂官亦通謂之伶官毛詩邶風簡兮敘云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箋云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以下樂官之屬燕禮大射儀亦通謂之樂人詳本職疏　注云大司樂樂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與樂師已下至鞮鞻氏已上爲長者案典庸器司干當亦屬大司樂賈說未備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胥有

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疏大胥中
士四人者大宰八職云胥掌官敘以治敘本職云以六樂之會
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小胥亦云正樂縣之位一官並掌位敘
之事故以胥名官云小胥下士八人者賈疏云小胥掌樂縣之
法亦與大胥別職而同官者也　注云胥有才知之稱者地官
敘官注同引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者佐記
作贊義同鄭彼注云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
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
頒學合聲彼大胥即此官故引以爲證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
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眂讀爲虎眂之眂瞭目明者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

疏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者此官爲樂工之長故禮經通謂之工大射儀有大師少師論語微子篇有大師摯少師陽集解引孔安國云魯哀公時樂人史記周本紀作大師疵少師彊以爲商紂時樂官漢書古今人表顏注引鄭論語注以爲周平王時人則亦王官少師即此小師也云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者此皆樂工也以其材藝高下分爲三等禮經亦通謂之工大射儀說工升歌大師少師之下有上工蓋即此上瞽又有衆工即此中瞽以下也云眡瞭三百

人者爲瞽矇之相如上中下瞽之數是每瞽一相也其大師小師官尊員少蓋自別有相之者不使眡瞭若燕禮小臣相工大射儀僕人相工與云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者乾隆石經無此十七字賈疏云此下直云瞽矇三百人無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瞭三百人而已又云案其職大師小師及瞽矇眡瞭四者皆別職又無府史而并言之者以其大師小師爲長故連類言之焉登府謂賈疏兩言無府史胥徒此十七字爲後人所補阮元則謂四官分職府史胥徒統屬於四官故經文合併爲一條如大司樂樂師之例案前後諸樂官並有府史胥徒不宜此四職獨無阮說是也但數官同屬此經常見疏例並止云別職同官共府史胥徒而已此

疏特詳釋之與它職不同似所見本實無此四句然唐石經及宋以來版本並有賈本實未盡善今未敢據刪　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者國語晉語云矇瞍修聲韋注云無目於聲音審故使修之案本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又小師掌敎鼓鼗柷敔塤簫弦歌注云敎敎瞽矇也則瞽矇亦歌器兼掌故大師以下及三等之瞽員數至三百餘人之多鄭惟云歌舉其重者言之耳云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者明大師小師亦以瞽矇爲之以其賢知使爲瞽官之長故殊異之而稱師也引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者檀弓文彼文作杜蕢注云或作屠蒯大師典奏樂案左昭九年傳作屠蒯曠即師曠鄭意師曠亦瞽矇以賢知而爲大師故引以爲證

云眂讀爲虎眂之眂者賈疏云易頤卦六四云虎眂眈眈其欲
逐逐无咎是也段玉裁云說文曰眂古文視可無注而言其讀
者周禮一經凡眂字多以比類爲訓嫌此與彼同故明之詒讓
案虎眂今易作虎視李鼎祚集解本作眎鄭注此經例用今字
作視則此疑亦當作讀爲虎視之視今本作眂者或後人以經
改之云瞭目明者者釋文引字林云明也賈疏云以其扶工故
使有目者爲之也胡匡衷云眂瞭職云凡樂事相瞽瞽之於相
不可須臾離周公設官使眂瞭專其職因兼習樂事庶作樂之
際工與相兩相諳熟而器數之用亦從而不亂此相工所以使
眂瞭之意也官名眂瞭當即取爲瞽眂之義鄭司農云無目眹
謂之瞽者釋文云眹本又作眣或作䀹劉又音睷賈疏云案詩

有矇瞍尚書有瞽瞍於此文有瞽矇據此三文司農參取而解之無目眹謂無目之眹脉詁讓案說文目部云瞽目但有眹也又新附云眹目精也廣韻十六軫云眹目童子也集韻十六軫云眹目兆也釋名釋疾病云瞽鼓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案許鄭說雖異而所謂眹者則皆非目精之謂眹字許書所無古蓋通用朕字集韻訓目兆得之先鄭云無目眹者葢謂目縫黏合綌無形兆即劉氏所云平合如鼓皮是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無目謂之瞽國語周語韋注云堯典與僞孔傳義竝同無目兆故直謂之無目新序雜事篇云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足證先鄭之義矣許謂有目眹與釋名三蒼說竝不同非也賈疏釋注謂無眹脉亦非眹釋文載本又作矇

睒二字瞯字亦說文所無集韻十六軫云瞯一日目精音義並
與眣同釋湛然輔行記弘決引玉篇云有瞳無眸日瞽正作此
字瞚者說文目部云目旁毛也目有毛有無不足爲病作瞚者
蓋誤本劉昌宗依以發音不足據也眣嘉靖本又作眹黃丕烈
云玉篇眣與瞚同瞯瞚同字案眣字見公羊文七年傳云眣晉
大夫使與公盟疏云用目覩之今案嘉靖本蓋僞誤而合於釋
文或本實不足據也今從各本校正云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矇
者說文目部云矇童矇也一曰不明也詩大雅靈臺矇瞍奏公
毛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國語周語韋注同釋名釋疾病云
矇有眸子而失明蒙蒙無所別也賈疏云謂矇矇然有眹脈而
無見也詒讓案詩矇瞍即此瞽矇先鄭亦同毛義文選演連珠

李注引韓詩章句云無珠子曰矇與毛鄭說異云有目無眸子
謂之瞍者鄭文云瞍本又作叟案瞍即瞍之俗體此兼釋詩義
也說文目部云瞍無目也又盲目無牟子也釋文引字林云目
有眹無珠子也毛詩大雅靈臺傳云無眸子曰瞍國語周語韋
注云釋名釋疾病云瞍縮壞也賈疏云謂日精黑白分明而無
眸子人者謂之瞍詒讓案眸亦俗字小司寇注作牟子與說文
合孟子離婁趙注云眸子目瞳子也依毛鄭說瞍為無眸子則
即說文所謂盲說文以瞍為無目則又即先鄭所謂無目眹之
瞽二說互異劉逵沈並從毛鄭說文選演連珠注引韓詩章句
云珠子具而無見曰矇與毛鄭詩諸家說又異陳奐謂韓詩矇
瞍二字訓義疑誤易其說近是又案依二鄭此注則大師小師

及上中下瞽並即以瞽矇爲之瞽矇亦即詩之矇瞍鄭詩箋義亦同蓋凡樂官及工事專耳治要取其目無所見而已矣辨其目眹與眸子之有無乎而國語周語召公曰瞽獻曲又曰師箴瞍賦矇誦又曰瞽史教誨韋注云瞽樂大師又云師小師而於瞍則無說依彼文則瞽師瞍矇四者不同官實即此大師長屬矇文錯舉耳故呂氏春秋達鬱篇亦載此語唯云矇箴師誦無瞽瞍之文明不必實有瞍官矣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　疏　典同者通掌調樂器之官故次大師小師等官之後　注云同陰律也者據大師云掌六律六同

以合陰陽之聲漢書律厤志云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同卽呂也亦詳大司樂疏云不以陽律名官者賈疏云謂其官不名典律而云典同也云因其先言耳者鄭據堯典及大師文竝言同律也王制孔疏謂以同平聲爲發語之本謬說不足據引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同音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又書釋文引鄭書注云同律陰呂陽律也賈疏云案孔注尚書律爲發制當齊同之則同不爲陰律與鄭義別也又引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者亦證同先律言之義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

磬師者此官與鍾師笙師鎛師皆分主教奏樂器之官以其名

有專掌之器不通掌眾樂故冢與同而次之磬師燕禮注謂之磬人國語晉語云籧篨蒙璆韋注云蒙戴也璆玉磬也不能俛故使之戴磬蓋即此磬師之工也論語微子篇有擊磬襄亦即此云府四人史二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二人史四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疏

鍾師者說文金部云鍾酒器也鐘樂鐘也秋分之音物種成古者垂作鐘經典通叚鍾爲鐘釋名釋樂器云中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案鍾師禮經謂之鍾人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注云鍾人掌以鐘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己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是也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十人[疏]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者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云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爾雅釋樂云笙小者謂之和又鄉飲酒禮笙入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注云一人笙之長者也然則此笙師中士二人者卽其長王樂笙和之數無文中下士六人通掌之與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鎛如鍾而大[疏]鎛師中士二人者燕禮注謂之鎛人國語晉語云戚施直鎛韋注云直主擊鎛卽此鎛師之工也陳奐云大射陳設諸侯軒縣東西有鑮北無鑮疑天子宮縣鑮亦東西有之南北否周禮序官磬師中士四人鍾師中士四人此編縣設四面

故四人也鎛師中士止二人或即東西二鎛與案賈小胥疏說軒縣有三鎛則宮縣當有四鎛矣陳說與賈不合而義亦得通

注云鎛如鍾而大者大射儀鑮注同說文金部云鑮大鐘淳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堵以二金樂則鼓鑮應之从金薄聲鎛鎛鱗也鐘上橫木上金華也一曰田器从金尃聲詩曰庤乃錢鎛此經通借鎛爲鑮初學記樂部引三禮圖云鎛鍾之大者也形如鍾但大耳其在虡亦一枚而已左傳襄十一年孔疏引鄭君禮圖及賈疏說並同案鄭云如鍾而大者鍾謂編鍾言鎛形如編鍾而度特大鳧氏所謂大鍾是也爾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郭注云書曰笙鏞以閒亦名鑮案書咎繇謨之鏞據大司樂賈疏引鄭書注即禮經之頌鍾實編

鎛也郭引以證大鉦爲失攷而以鏞鎛爲一則坊不可易此經
及儀禮皆有鎛無鏞詩及爾雅則皆有鏞無鎛實一鐘明矣江
永云鄭注鎛如鐘而大國語細鈞有鐘無鎛韋注鏞大鐘鎛小
鐘當以鄭說爲正大射儀東方笙鐘與笙磬皆南陳而鎛在其南
西方之鎛亦在頌鐘頌磬之南豈非笙鐘笙磬頌鐘頌磬爲編
縣而鎛爲特縣與左傳鄭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國語作
寶鎛其云歌鐘必是應歌之鐘云二肆必是編縣十六枚者而
於鎛則言及以殊之豈非特縣者爲鎛與磬師掌敎擊磬擊編
鐘鐘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豈非登歌用編鐘金奏用鎛
鐘鐘小者應人聲鎛大者應鼓聲與卽國語伶州鳩之言亦是
以鎛爲大鐘其云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謂金聲卽細鈞

之鍾也若奏細鈞而兼用鎛鍾則鎛又大于鍾鍾聲爲鎛所陵不得昭故不用鎛所以使鍾聲之昭也大鈞有鎛無鍾兩大相配爲宜若不甚大則鎛不可用用鎛則絲竹細聲爲所抑如不鳴故亦不用鎛所以使絲竹之鳴也韋注未細釋其言而誤解丌案江說是也周語云細鈞有鍾無鎛鍾卽指編鍾鎛亦謂大鍾與此注義正同鎛爲特縣之大鍾故大射儀軒縣東西各一鎛說文云堵以二者卽據大射儀爲說也又云金樂則鼓鑮應之者謂金奏奏鼓鎛鍾師金奏注云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是也詩大雅靈臺云賁鼓維鏞毛傳云鏞大鍾也商頌那云庸鼓有斁庸與鏞同二詩皆以鏞與鼓同舉此與說文鼓鑮應樂之文正同亦卽鍾師所謂以鍾鼓奏九夏也韋注周語

訓詁並以鎛爲小鍾殊誤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讀如昧食飲之昧杜子春讀韎爲蘇莖著之蘇玄謂讀如韎韐之韎【疏】韎師者此官與旄人籥師並掌舞事故次諸奏樂官之後賈疏云案鞮鞻氏掌四夷之樂今此特掌韎樂是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爲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官也　注云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讀如昧食飲之昧者此先鄭據明堂位文改韎爲昧也讀如昧者釋其音也說文韋部韎從味聲與昧諧末聲異故必破爲昧而後可讀如昧明堂位注引周禮昧師掌教昧樂正從先鄭讀後鄭此注則不破字與先鄭及明堂位注異詩小雅毛傳曰

虎通義禮樂篇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及徐疏引樂緯注說昧樂竝作昧明堂位孔疏引樂元語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又竝作昧諸書說其義而以暗昧爲訓則先鄭此讀乃古義也詩傳諸文竝詳鞮鞻氏疏云杜子春讀昧爲菋荎著之菋者段玉裁改爲爲如案此釋音不釋字段校是也菋荎著爾雅釋草云菋荎藸又釋木云味荎著爾雅釋文味作菋此兩文小異未知杜所取爲草爲木也杜讀菋字葢與先鄭同而音微異云玄謂讀爲韎韐之韎者後鄭不破字故不從杜及先鄭讀詩小雅瞻彼洛矣孔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韎聲如茅蒐字當作韎詳鄭志齊魯方言韎聲如茅蒐葢與末聲尤近然韎字當從末聲則不當如此讀故正之曰字當作韎駁異義說與此注

可互證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疏旄人者此官掌敎舞散樂而兼敎舞夷樂與鞮鞻氏專掌夷樂及聲歌異賈疏謂此官敎而不掌鞮鞻氏掌而不敎故二官共其事非也云舞者衆寡無數者賈疏云其職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以其能爲四夷之舞者卽爲之故無數也　注云旄旄牛尾者山海經北山經云潘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郭璞注云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此旄卽旄牛尾之長毛也旄牛樂師先鄭注作氂牛正字當作犛並詳彼疏云舞者所持以指麾者謂以旄牛尾爲舞者之翳也說文㫃部云旄幢也廣雅

釋器云旄謂之䍿賈疏云案樂師掌小舞有旄舞是舞者所持以指麾則此旄人舞夷樂而云旄是亦舞者所持以指麾者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疏】籥師中士四人者亦掌舞事官尊於韎師旄人而列其後者以欲與籥章相次也文王世子云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案此籥師止中士四人無丞或文有闕挩抑或四人雖同爵亦以一人為正三人為丞文王世子孔疏又謂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未知是否籥師逸周書世俘篇又稱籥人又喪大記云君喪狄人出壺又云狄人設階注以為樂吏書顧命亦云狄設黼扆綴衣狄祭統作翟云翟者樂吏之

暇者也注云翟謂教羽舞者也胡匡衷黄以周並謂翟人即籥
師近是書偽孔傳云狄下士則似以為旄人恐不塙也　注云
籥舞者所吹者呂飛鵬云說文竹部云籥書僮竹笘也龠部云
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案籥師之籥當從龠龠為正字
籥為假字詒讓案吹籥三孔舞者所吹之籥則六孔詳笙師疏
引春秋及傳者宣八年經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於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公羊傳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
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
者何注云干謂楯也聖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
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
之長去其有聲者不欲令人聞之也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

語賈疏引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荅廢置也於去者爲廢故曰廢案鄭訓去廢義與何同此引之者證籥爲文舞所吹也依公羊何注義則萬爲武舞與籥爲文舞相對爲文鄭文王世子注及詩邶風簡兮商頌那箋並同其說而簡兮毛傳則云以干羽爲萬舞是萬爲舞之總名不專爲武舞孔疏引孫毓說以傳爲失陳奐云干舞武舞羽舞文舞曰萬者又兼二舞以爲名也干舞以舞大武羽舞以舞大夏逸周書世俘篇籥人奏武王入進萬孔晁注云武以干羽爲萬舞也正本毛義初學記樂部引韓詩萬大舞也以干羽舞故萬舞爲大舞韓傳亦同毛義宣八年春秋經萬入去籥此萬之有籥者也公羊傳萬籥對文故以萬爲干舞籥爲籥舞其

貫萬則未有不備也孔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此乃西京嚴彭祖顏安樂兩家舊說以萬爲羽與公羊傳以萬爲干互相發明最爲得指又引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則萬舞有羽古無異說萬舞兼干羽或省言干謂干爲萬其說本自可通武功者必有武舞非有武舞者卽去文舞也自何邵公不從嚴顏舊說後儒遂以萬舞爲干舞之專稱而不爲羽舞之兼號夏小正傳萬也者干戚舞也鄭箋亦同公羊何說孫毓從鄭駁毛於古未審矣黃以周云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各當其德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云云先必有後是則文樂亦有武舞武樂亦有文舞特分先後而已故舜樂曰韶箾文王樂曰象箾箾者武舞

也以其先文樂故曰韶曰象耳禹以文得亦先文樂故大夏爲
文舞而公羊傳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是則六樂皆文武舞備
也詩簡兮曰方將萬舞又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萬雖武舞
亦用文舞也故傳云以干羽爲萬舞是則萬者干舞羽舞之總
名也宣八年春秋經萬入去籥正以萬兼羽籥故別言之隱元
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尤爲萬有羽舞之
顯證案陳黃說是也蓋萬爲大舞文武兼備卽大師樂雲門大
卷以下六代舞之通名夏小正之萬用人事謂大夏也商頌那
之萬舞有奕謂大濩也詩春秋及周書之萬謂大武及大夏也
蓋小舞或用羽籥或用干戚不得兼備惟大舞則文舞以羽籥
爲主而亦有干戚武舞以干戚爲主而亦有羽籥故祭統云朱

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而公羊昭二十四年傳則兩易其文謂干戚舞大夏八佾舞大武是卽大舞文武兼備之證然則夏小正及公羊傳以干戚釋萬者明文舞而有干戚見其爲大舞耳說者遂據彼以萬專爲武舞則膠柱之論也至萬之名所起甚古故夏正商頌並言之何氏謂爲武王樂名抑又謬之甚矣引詩者邶風簡兮篇文毛傳云籥六孔翟翟羽也引之者亦證文舞吹籥之事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章吹籥以爲詩章 疏 籥章者掌野樂之土鼓豳籥與常樂不同故冢籥師而次之　注云籥章吹籥以爲詩章者明與上籥師掌籥舞異也賈疏云案其職有豳詩豳雅豳頌是吹籥以爲

詩章故官名籥章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鞻讀爲屨鞮鞻四夷舞者所屝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屝 疏 鞮鞻氏者此官亦掌夷樂故次韎師旄人籥師籥章之後 注云鞻讀爲屨者各本並譌作鞻讀如屨也今依岳珂本删正段玉裁云下文云鞮鞻是知其必作讀爲矣鞮屨謂革屨也文云鞻字當是本作婁而從鞮字加革旁說文走部作趧婁是古本也賈疏云此鄭讀從屨人之屨也案鄭注曲禮云鞮屨無絇之屝也此鞮鞻亦是無絇之屝彼爲大夫欲去國行喪禮之屨此爲四夷舞者所屝其義無絇一也案賈說非也曲禮注謂鞮屨無絇者因大夫去國用喪禮故去飾非謂常用之鞮屨悉無絇也此舞

者鞮鞻不必無約互詳屨人疏云鞮鞻四夷舞者所屝也者段玉裁云屝上所字文選魏都賦注引無說文曰屝履屬儀禮曰繩非者繩屨也不當有所字案段說是也四夷舞者屝猶言四夷舞者屨也然據疏則賈所見本已衍此字釋文云鞮許慎云屨也呂忱云鞮革屨也鞻者於鞻案鞮屨蓋以韋為屨方言云屝屨麤履也徐兗之郊謂之屝自關而西謂之屨鞮者謂之鞮郭注云今韋鞮也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韋屨曰屝屝皮也以皮作之說文走部云𧼯𧼯婁四夷之舞各自有曲革部云鞮革履也段玉裁云說文革部無鞻字釋文引字林鞻者於屨是則字林乃有鞻字革部之鞮是常用之屨走部之𧼯婁乃四夷舞者之屨曲當作屨鞮之誤也許與鄭注說同案段說是也說文

[illegible]孫氏學社本

足部云蹝舞履也重文躧或從革𥂕凡舞履皆用革而四夷舞屝尤殊異故以名官也字林以鞻為靲鞻說文革部云靲鞮也則靲鞻亦革屨之別制云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屝者賈疏云謂漢時倡優作樂蹋地之人并擊鼓沓沓作聲者行自有屝屨引之者證四夷舞者亦自有屝與中國不同也案三國志楊阜傳曹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漢書禮樂志顏注云沓沓疾行也蹋鼓沓行蓋謂沓鼓疾行不當如賈所說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疏典庸器者此與司干二官一掌藏樂器一掌藏舞器故列諸樂官之末云府四人史二人者王引之謂

當作府二人史四人詳天官敘官疏　注云庸功也者大司徒
注同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者先鄭說與後鄭同
器謂鍾鼎盤盂之屬引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
銘魯功焉者左襄十九年傳文杜注云林鍾律名鑄鍾聲應林
鍾因以爲名引以證鑄器銘功之事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干舞者所持謂盾也
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疏注云干舞者所持謂盾也者謂武
舞也盾釋文作楯宋余仁仲本及宋注疏本並同阮元云盾者
正字楯俗字詒讓案說文戈部云戰盾也經典通叚干爲戰小
爾雅廣器云干盾也公羊宣八年何注云干謂楯也能爲人扞
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書大禹謨舞干羽于兩

階爲孔傳云干楯也孔疏云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爲人扞通以干爲楯名故干爲楯賈疏云謂若樂師云干舞則小舞也其夏官司兵云掌五兵祭祀授舞者兵則五兵俱掌但無干耳然彼注云謂朱干玉戚者鄭連言朱干耳案司干所掌者即朱干玉戚司兵所掌者無飾之干戚賈謂彼授舞兵無干誤也詳本職及司兵疏引春秋傳者公羊宣八年傳文引之者證武舞持干也案公羊以萬爲干舞者對籥爲籥舞也實則萬當爲干舞籥舞之通名詳前疏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

疏大卜者此官至簭人七職並掌卜簭之官以卜簭爲問鬼

神之事故亦爲宗伯大卜亦曰卜正左隱十一年傳滕侯
曰我周之卜正也杜注云卜正卜官之長孔疏謂卽大卜蓋周
初滕叔繡嘗爲此官又曰易祭義云易抱龜南面鄭彼注云易
官名周禮曰大卜云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者賈疏云
此大卜有卜師及卜人皆士官而卜人無別職者以其助大卜
卜師行事故也其卜師則與大卜別職亦是別職同官　注云
問龜曰卜者說文卜部云卜灼剝龜也曲禮云龜爲卜筴爲筮
孔疏云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氏
以爲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白
虎通義蓍龜篇云龜曰卜卜赴也爆見兆也云大卜卜筮官之
長者賈疏云謂與下龜人菙氏占人筮人等爲之長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工取龜攻龜【疏】龜人者此官掌藏六龜凡邦國都家並有藏龜以俟卜左昭五年傳云卜之以守龜是也國語晉語韋注以守龜爲卜人龜人之官非是　注云工取龜攻龜者賈疏云案其職云取龜用秋時甲成之時也攻龜用春時風氣燥達之時故也詒讓案此工於考工記五工無所屬疑或當用刮摩之工如雕人兼治骨角此工攻龜亦治龜骨也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燋焌用荊菙之類【疏】注云燋焌用荊菙之類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共燋契卽士喪禮云楚焞是也楚卽荊故云用荊菙所以棰笞人焉用荊竹爲之此亦用荊故云菙之類也阮元云此釋官名菙氏之故也說文竹部箠

擊馬也疏云箠用荆竹爲之然則貫本作從竹之箠轉寫誤從
艸釋文序官華是誤字而集韻因分從竹從艸爲兩字案阮說
是也華卽箠之俗變漢隸从竹从艸字多互易字又作垂詳本
職疏本職燋契注引士喪禮而云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燋謂
炬其存火又云遂龡其焌契注云焌謂以契注燋火而吹之也
是燋爲炬焌爲焌契鄭意二物皆以荆爲之而士喪禮云楚焞
不云楚燋者蓋焞以灼龜不可用它木故白虎通義蓍龜篇引
禮三正記云灼龜以荆藝文類聚木部引三禮圖云楚焞以荆
爲之然以灼龜正以荆者凡木心圓荆心方也是焞必用荆若
燋則所以然火爇焞或以荆或以它木皆可爲之故無楚燋之
稱漢書韓延壽傳云民無箠楚之憂顏注云箠杖也楚荆也是

筮亦多以荊爲之與楚焞略同故此官掌燋契謂之華氏也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占者龜之卦兆吉凶疏

注云占者龜之卦兆吉凶者易繫辭云極數知來之謂占說文卜部云占視兆問也案許專據占龜爲訓鄭則據本職兼蓍占卦龜占兆二者言之凡卜筮各使占人占之故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皮弁筮則占者朝服書洪範云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士喪禮卜日云占者三人是凡卜筮無貴賤皆三人占之故人數獨多也白虎通義蓍龜篇云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此漢人之異說不足據互詳大卜疏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問蓍曰筮其占易疏簭

人者筮官在卜官之後者亦筮短龜長之義士冠禮士喪禮特
牲饋食禮並有筮人又有卦者注云筮人有司主三易者卦者
有司主畫地識爻者胡匡衷謂卦者亦筮人之屬筮人亦稱筮
史詳古人疏　注云問蓍曰筮者說文竹部云簭易卦用蓍也
从竹从𢍰𢍰古文巫字又艸部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
爲數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案筮卽簭之隸
省簭爲梓人攫殺援簭字蓋筮之別體此叚爲蓍筮字經作簭
注並作筮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曲禮云蓍爲筮特牲
饋食禮注云筮問也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蓍也白虎通義蓍
龜篇云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賈疏云鄭意以筮爲問故易蒙
卦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是筮爲問也云其占易者謂通

占三易也賈疏云卽易之九六爻辭是也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疏】占夢者漢書藝文志云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案左哀十六年傳有衛侯占夢嬖人侯國亦有此官也此亦占驗之官故次卜筮官之後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魯史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祲【疏】眡祲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亦是陰陽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注云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者本職先鄭注義同說文示部云祲精氣感祥從示侵省聲釋名釋天云祲侵也赤黑之氣相侵也漢書匡衡傳顏注引李奇云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云祲謂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祥也荀子王制篇云占祲兆楊

注云侵陰陽相侵之氣春秋繁露如天之爲篇云天地之閒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書禹貢僞孔傳云漸入也淮南子泰族訓云精祲有以相蕩也許注云精祲氣之侵入者也侵漸與侵入義同云魯史梓愼云吾見赤黑之祲者左昭十五年傳文杜注云祲妖氛也孔疏引服虔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遇引以證祲爲陰陽之氣也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祝祝官之長疏大祝下大夫二人者說文示部云祝祭主贊詞者大祝至詛祝五職並祝官祝所以事鬼神故同屬宗伯周書王會篇云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又大戴禮記公冠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廬注

云雍大祝亦即此官也云小祝中士八人者周書嘗麥篇謂之少祝賈疏云大祝與小祝別職而同官故共府史胥徒　注云大祝祝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與下小祝喪祝甸祝等爲長也詒讓案大祝亦作泰祝晏子春秋內篇諫上齊有泰祝子游是也凡祝官亦通稱祝史燕禮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賈彼疏以爲祝及大史胡匡衷云祝史即祝官祝謂之史者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古者通謂掌文辭之官爲史故祝稱祝史金縢云史乃册祝是也卜筮之官亦稱史以兆卦亦有繇詞故也大射司射獻釋獲者大史既受獻於其位下又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則祝官亦兼有史可知左傳多謂掌祝者爲祝史昭十七年魯祝史請

所用幣十八年鄭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哀二十五年衛侯因
祝史揮以侵衛是可證也左傳又謂祝史爲祭史昭十七年晉
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祭史亦即祝史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疏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者此官有夏殷
周三代之祝此上士二人疑即周祝中士四人則夏殷祝也樂
記云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士喪禮有商祝夏祝祝三者不
同鄭彼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夏祝
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祝習周禮者也賈彼疏
云雖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此
篇及既夕以夏人教忠從小斂奠大斂奠及朔半薦新祖奠大

道奠皆是夏祝爲之殷人教以敬但是接神皆商祝爲之此篇及既夕言夏祝商祝周禮以商祝行事皆當喪祝者也胡匡衷云周禮無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君大斂有商祝鋪絞紟衾衣與士禮同蓋使喪祝兼習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主喪事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

疏注云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者小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注云甸讀曰田又職方氏甸服注云甸田也治田入穀也是甸有治田之義故引申爲田狩之稱亦以聲兼義也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謂祝之使沮敗也 疏注云詛謂祝之使沮敗也者詛沮聲類同釋名釋言語云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義亦略同賈疏云詛盟者盟將來詛

者詛往過故云祝之使沮敗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司巫巫官之長

疏司巫者說文巫部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公羊隱四年何注云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司巫男巫女巫並巫官亦掌事鬼神與祝官事相因故亦屬宗伯而次祝官之後　注云司巫巫官之長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羣巫之政令與下男巫女巫神士等爲師故云巫官之長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

疏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者國語楚語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此男女皆曰巫

者散文通也檀弓穆公問縣子曰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又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毋乃已疏乎女巫職先鄭注引彼暴巫爲釋則檀弓巫即女巫其尪乃男巫也鶡冠子環流篇云積尪生跛巫以爲師蓋巫師爲男女巫之長以男巫之有才智者爲之故亦用尪矣左傳僖二十一年杜注以巫尪爲女巫又引或說以爲尪非巫瘠病之人並非是　注云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者據國語楚語文詳前及神士疏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史史官之長疏大史下大夫二人者此官與小史掌典法禮籍兼司星厤之官故亦屬宗伯

案史官之設葢始於黃帝下迄殷周職掌尤備左襄四年傳辛
甲爲武王大史周書王會篇有大史魚史記周本紀有大史伯
陽鄭世家有大史伯老子傳有大史儋漢書藝文志有周官王
大史籀並即此官也云小史中士八人者小史大史之副貳左
襄二十五年傳齊有南史孔疏謂是小史周易集解引尙書大
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五史不知何官或當以大史
小史內史外史分列四方與御史爲五史與賈疏云小史與大
史別職而同官故共府史也　注云大史史官之長者賈疏云
謂與下內史外史御史等爲長若然內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
大史得與內史爲長者以大史知天道雖下大夫得與內史中
大夫爲長史以備大也案賈說非也大史與小史馮相氏保章

氏爲長若內史則爵尊於大史一等蓋與大史相左右外史御
史則內史之屬官皆不屬大史也大史對內史亦稱左史周書
史記篇穆王時有左史戎夫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內史太史左
右手也盧注云太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玉藻云動則左史書
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云熊氏云按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
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
是大夫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爲左史也按周禮
內史掌王之八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
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
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
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

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按覲禮賜諸公奉篋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宜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論正法若春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詒讓案據盛德玉藻諸文則內史非大史之屬官益信矣申鑒時事篇亦作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與漢志及六蓺論同蓋皆所聞之異孔廣森據周語晉語文王訪於辛尹與左傳辛甲爲大史證尹佚當爲內史其說甚塙若然通言之內史亦得稱

大史若史逸及鄭以大史命伯石皆是孔氏謂內史闕大史攝之非也覲禮之大史或亦即內史左傳之左史則即大史故襄十四年杜注亦云左史晉大史孔氏謂春秋時特立左右史左傳敘疏又謂諸侯無內史疑亦非也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疏】馮相氏者此官與保章氏並曰厤之官左襄二十七年傳有司厤疑即此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日厤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此馮相保章皆掌日厤故屬大史而次諸祝諸巫之後 注云馮乘也者廣雅釋言云馮登也左傳宣十二年杜注云乘登也是馮乘義同

云相視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目部云相省視也云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者賈疏云以其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故云也其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視天文故云登高臺也云次序者馮相氏掌天文不變保章氏掌天文之變變則不依次序不變則如常有次序故以次序言之也案依鄭賈義凡官稱氏者並爲世世守是職曲禮孔疏引干寶說亦同以全經攷之官名氏者地官春官各三夏官十有四秋官二十有三如師氏保氏之類既非世守之事至考工諸工皆世事而稱氏者又止十有一工然則凡以氏名官者無由決其必爲世官矣況此經甸師大史諸官本不名氏而禮記左傳亦稱甸師氏大史氏此又不必世官而後可以稱氏之證也鄭干說並未塙互詳天官

敍官疏又案觀天文必登臺者國語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臺不過望氣祥詩大雅靈臺敍箋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案鄭據僖五年左傳文詩孔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

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以正之又引
鄭駁云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
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
下爲囿爲沼可知案左氏觀臺當即雉門兩觀之臺詩之靈臺
不當與太廟明堂辟廱同處異義引左氏說未允但天子宮廟
明堂大學葢皆爲臺門故古書多傳合爲一鄭謂靈臺不在大
廟其說甚塙而謂與辟廱同在國之西郊則仍未安今攷靈臺
當在靈囿之中靈囿與辟廱並在南郊其地相近而非同處至
諸侯無靈臺辟廱而有觀臺闕臺其廟門或亦有臺然皆非靈
臺此官掌覗天文或即於觀臺或別於官寺爲臺以便觀象要
與靈臺咸不相涉也靈臺疏引袁準正論辯賈逵等說亦甚覈

五詳大司樂諸子匠人疏云天文屬大史者國語魯語云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注云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賈疏云案周語單子謂魯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是大史知天道之事引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者孟春令文貸釋文作貣云吐得反或音二阮元謂貣是案今月令仍作貸依釋文或音則本又作貳尤誤鄭彼注云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引之者證大史率馮相氏等次序天文之事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疏注云保守也者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保猶守

也詩虎鷹孔疏引鄭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此保章氏亦謂守

持察視不差失也云世守天文之變者本職云掌天星以志日

月星辰之變動是也鶡冠子王鈇篇云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

小大莫弗以章此保章之義也賈疏云以其稱氏也故稱世守

天文之變也月令孔疏云馮相保章雖俱掌天文其事不同馮

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

司厤主其筭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

其恆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也此其

所掌別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

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內史中大夫一人者

宮正注謂其官府在宮中故曰內史又與大史相左右亦曰右史而與外史御史爲長故次大史諸屬官之後詩小雅十月之交云聚子內史又左傳莊三十二年有周內史過僖二十八年有內史叔與父文元年有內史叔服並即此官也周初尹佚亦嘗爲此官互詳前疏又此官即唐虞之納言詳本職疏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疏御史者此官亦掌藏書所謂柱下史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云侍御史周曰柱下史老聃爲之秦改爲御史史記張蒼傳云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索隱云周秦皆有柱下史

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子爲周柱下史案史記老子傳止云周守藏室史曾子問孔疏引史記云老聃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史與今本史記不合莊子天道篇云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皆不云柱下史惟莊子逍遙游釋文引世本云籛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一云即老子也孔穎達司馬貞或即本於彼然則老子爲柱下史即爲御史也但爲中下士或爲百二十人之史則無可攷耳曾子問疏引鄭論語注云老聃周之大史疑非柱下蓋中祕藏書之所御史掌之與小史外史所掌內外相備故史特多本職不言掌藏書者文不具也左哀三年傳云命周人出御書杜注云周人司周

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彼御書疑即御史所掌之書凡周代文籍並掌於史官詳小史疏又案通典職官云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依杜說則此官又掌記事與外史相贊又戰國策趙策張儀曰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是又掌受書蓋晚周之制與此經不盡相應也　注云御猶侍也進也者天官序官注同云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者賈疏云其職云凡治者受法令焉并掌贊書故其史特多後在府上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疏

巾車者此官與典路車僕司常並掌王以下車旗禮文之官故亦屬春官大射儀云命巾車張三侯左襄三十一年傳云巾車脂轄則侯國亦有此官又詩唐風彼汾沮洳有公路孔疏謂即此官胡匡衷則謂當是下典路二說並通未知孰是云府四人者掌藏公車樂記云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說文广部云庫兵車藏也云工百人者即輪人輿人輈人車人四工之給事於官者胡匡衷云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工人展車疑即此　注云巾猶衣也者大射儀注云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嚴經音義引珠叢云以衣被車謂之巾也賈疏云謂玉金象革等以衣飾其車故訓巾猶衣也詒讓案巾以幭被器物故裝衣車亦謂之巾車云巾車車官之長者賈疏云謂與下典路車僕

等爲長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路王之所乘車疏注云路王之所乘車者巾車注云王在焉曰路案路爲車之尊名自王以下通於侯國之卿鄭舉尊者言之耳詳巾車疏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常主王旌旗疏注云司常主王旌旗者大行人注云常旌旗也是對文則日月爲常總言之則常爲九旗之通稱故主旌旗者謂之司常賈疏云九旗之別自王已下尊卑所建不同不專主於王鄭云司常主王旌旗者以王爲主何妨尊卑皆掌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疏都宗人者以下二官皆都家之臣主祭祀之禮者故文宗伯之末賈疏云此既掌祭祀不云伯而云宗人者避大官名胡匡衷云宗伯諸侯以下通謂之宗人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魯叔孫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韋注宗宗人主禮樂者楚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韋注宗老爲宗人者據此則大夫有宗人也詒讓案宗伯宗人亦通稱王小宗伯書顧命謂之宗人是其證也詳前疏此都宗人家宗人與夏官都司馬家司馬秋官都士家士同蓋亦都家自使其臣爲之但受命於

乎七 林定 學子 刊本

王猶侯國上卿亦王命之也以其受命於王而掌禮事本職又有王命禱祭之事有事則更迭聽政於王國故以職事附屬宗伯之末鄭公都家諸官唯以都司馬都士家士爲家臣此注不辨家臣王臣未詳其指夏官敘官都司馬注則直以爲王臣賈彼疏遂以此都家宗人及都士家士並爲王臣皆非經義與鄭秋官敘官注義亦不合不足據也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者夏官敘官云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秋官敘官云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注云亦當言每都此都宗人與都司馬都士同則此上士以下至胥徒之數亦當每都如是經注不言者文不具也　注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者賈疏云案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疊地則大夫采地

不得稱都故據大都小都而言之下文家據大夫而說也詒讓案大宰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故都鄙兼有大夫采邑此都家宗人別官故知都內不兼大夫采邑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家謂大夫所食采地 疏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者亦謂每家如是也少牢饋食禮云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彼卽侯國家宗人蓋亦有上中士等人數匪一也 注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者此余本注疏本並作邑卽載師之家邑是也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 以神士者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之爲下士 疏 凡以神士者無數者士本賦作仕孫志祖云

旅人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則當作仕沈彤孔繼汾說同案載師士田注云士讀爲仕曲禮說天子六大鄭注以爲殷制其五曰大士鄭云大士以神仕者其說雖不塙然可證仕士聲同字通彼官與本職字不必盡同如地官槁人本職作槁人餼人本職作饎人是也此士字似本用叚字與本職不同注不云讀爲仕者亦以互見載師注略之賈疏云此神士還是上羣巫中有學問者抽入神士以其能處置神位故以神爲名無數者有部入之故無常數在都家之下者欲見都家神亦處置之案據此知賈本亦止作士但此神士非官名賈似忘士爲仕之叚字而誤釋不足據也右春官之屬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四人上士四十九人中士百五十八人下士二百七十五人

府百八人史二百六十三人胥百五十八人徒千七百六十人
工百四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二千七百九十七人又瞽矇
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眡瞭三百人韎師舞者
十六人凡樂工等舞者總有百十六人又奄八人又世婦宮
卿十二人下大夫二十四人中士四十八人鄭以爲士人今定
爲女宮女府十二人女史十二人奚九十六人又女祝十六人
奚三十二人凡女官女庶人總二百五十二人此外內宗外宗
旄人舞者男巫女巫以神仕者並無員數又都宗人每都上士
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宗人每家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皆有員
數無總數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三千六百七十三人　注云

以神士者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者以巫有男女女巫止掌祓除釁浴及舞雩諸事不識他事此神士掌三神之法其事繁要故知選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充之也賈本職疏云知是巫者此中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按外傳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之度與此文合故知此神士是巫云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者據大司徒六藝文御疑當從保氏作馭詳彼疏案此藝當謂技能即指事神之事不涉六藝也文王世子云凡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注云曲藝爲小技能也王制以祝史爲執技以事上者此神仕爲巫巫亦祝史之類故亦通謂之藝注義未允云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之爲下士者鄭以意推之以其藝爲貴賤

之等貴賤爵等言之當有此三科也但司巫爲巫官之長不過中士則凡以神仕者似不宜有上士竊謂此貴賤之等當指班敘稍食言之前贊勝無爵而分上贊中贊下贊夏官稾人則云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皆其比例也鄭說亦未允

周禮正義卷三十一終